

●长篇纪实小说

特别监狱

[韩] 郑贤雄 / 著
紫 荆 / 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

特 别 监 狱

(中)

〔韩国〕郑贤雄著

紫 荆译

延 边 大 学 出 版 社

1996 年 • 延吉

第十章

(一)

安达实验场的器材仓库分布于好几个地方。而锯铁片的工具以及有关的工具则放在场部北面栗树旁的简易仓库里。沿着与场部大楼相接的无墙壁的走廊往下走，就到了这个器材仓库。它上了锁，却无人看管。吉田大尉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起出挂锁合页的钉子。这个仓库的门是用木板钉成的，铁钉易于起出。朔风虽然刮得不猛了，仍然挟带着雪末，而且仍然很冷。唯其如此，仓库的周围没有任何人影。不远处的宿舍和休息室的灯光，通过窗户溢出窗外，不时听得到休息室传出的笑声。吉村医师正在休息室里主持通宵的赌博。

吉田大尉把合页的铁钉起出之后，门锁也就等于虚设。夜深天冷，他却已汗流浹背。是太紧张了吧？他不能不紧张。夜里破门而入到仓库里拿工具，是盗窃行为。他在一生中还未有过任何盗窃行为。小时候，他曾在路上拾到一块怀表，回家交给了母亲。母亲很不以为然，责骂他为何不极力找到失主归还原物。他便把那块怀表交到了警察署。警察署有没有找到失主，他不得而知。而从那以后，他养成了不取不义之物的习惯。他甚至在路上看到失物也干脆置若罔见，不再拾起免得招惹麻烦，这样撬开仓库的锁取走部队的工具，与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他也知道，这不单纯是盗用工具，而是一种背叛祖国的叛逆行为。他之所以汗流满面，也许是有种背叛祖国的自责感所致。他不禁扪心自问：这真是背叛祖国吗？他得出的结论是：真正是叛国行为。

他进得仓库，赶忙寻找。起初，感到很黑暗，分辨不出各种用具，尽管门已开，还有月光通过窗户射入，堆满器材的仓库里面还是暗蒙蒙。过了一会儿，稍微习惯了，他才逐渐看清了里面所储藏的用品。这个仓库里堆了一些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的箱子，有军装、军靴和军刀，还有枪支。门边放着铁锹、尖镐，还有几把铲雪用的宽板铁锹。他找来找去，并未见到截铁器。他不死心，继续寻找，把那些工具翻来翻去。夜风从开着的大门刮入，呼呼有声令人警觉。他回头一看，见雪末也被朔风卷入，一碰撞到器材上还发出沙沙的声响。风声在夜里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啊！

他终于在一个业已打开盖子的箱子里发现了锥子、钉子和截断铁片用的截铁器。他不禁暗自窃喜。他掏出了一把截铁器。这些截铁器有大号的也有小号的，都蒙上了铁锈。他戴着手套，手上未沾上铁锈。戴着皮手套攥紧截铁器，仍觉得它很滑溜，皮一股铁锈味呛鼻。

他正想离去，想起了门边那双军靴。他把这双军靴穿在自己的长统靴上。他把仓库的门关好，把合页的铁钉砸紧，恢复原来的样子。当然，要想完全恢复本来的面目已是不可能了。起钉子的刀痕留在了上面，合页也出现了一些缺口。

时过子夜，四下无人。他把仓库门安好之后，还是环顾一下四周。朔风仍在卷起雪末，宛似沙漠里风卷黄沙。月光洒银辉于风雪上，给雪雾镀一层神秘的色彩。雪雾相当绚丽，有如游云，随现随逝来去无踪。

他带着截铁器猫着腰向山沟奔跑。他边跑边注意周围。转过山沟，便是第二实验场，关押着女“木头”的简易仓库就在那树荫下。简易仓库周围无人站岗。第二实验场场部楼房亮着灯，其周围也无人走动。他放慢步子慢慢走近简易仓库。他的心跳得很快。在器材仓库里寻找截铁器时出的汗，此时已完全敛干，他全身感到颇为寒冷。走到仓库门前时，他从口袋里掏出包袱皮遮住胸脯与肩

膀，围在其胸前，有如在理发店理发时被理发师绑在胸前的白大褂。他又用毛巾蒙住脸，只露出一双眼睛。他把皮帽深深扣到眉毛上。这样一伪装，他深信谁也辨认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为了以防万一，他不能不这样乔装打扮。

他站在简易仓库大门前面，注意了一下仓库时的动静。他发觉里面的女“木头”们也许听到了他的脚步声，而在屏声静气倾听着。他听到了脚镣的响声。他开始用截铁器锯断门闩。这儿的门不像器材仓库的门那样容易撬开。门是铁门，门闩是用很粗的铁板制成的。但是，挂锁的地方并不粗，很容易用截铁器截断。他在锯门闩的锁眼时，女“木头”们似乎静了下来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听不到脚镣的响声了。锁眼终于被他锯断了。他浑身又出汗不止。天气这么冷，他却汗流浹背。他认为自己即使去敌人的阵地搞侦察工作也不致流汗，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救康淑姬反而感到更加紧张。

由于铁门一打开，就会有响声，他开门时特别小心翼翼。然而，响声还是有的。打开铁门，他看清了这五个女“木头”。她们之中，三个人站着，一个人坐着，一个人躺着。除了躺在地上的女“木头”，其余四个女人惊恐地看着门口，看着这个蒙面的吉田的眼睛。她们受够了折磨，此刻又遇此情况，怎能不盯视着来人心存警戒呢？她们一动不动注视着他，似乎疑窦丛生，看看他接下去将有什么动作。她们的脸朝着打开的大门，他借着门外的光线看出了她们的表情。她们呆若木鸡，恐怖多于期冀。俄罗斯女人的脸孔白如白蜡，双目却炯炯有神。梳着两条长辮的蒙古女人心存戒备，警惕地看着他。她见他蒙面无语，视线闪着希望之光。他把视线投向站在后面的189号女“木头”康淑姬。也许是酷冷难当，她全身都在发抖。

他坐在俄罗斯女“木头”和中国女“木头”的中间，为她们锯开脚镣和把脚镣串在一起的铁链。锯断脚镣很费劲，由于铁链已锯开，剩下的事便是把她们的脚镣一一锯断。在俄罗斯女人后面的那个个子矮而很胖的中国女人已不能动弹。他为她号了号脉搏。她

脉搏十分微弱，呼吸相当艰难，生命已趋危险，处于昏迷状态。坐在她旁边的细高条中国女人则在打冷颤。由于身体不适，她低声呻吟着。

她们为她们锯断了铁链，为她们锯断了手铐的链子。没有时间为她们的把所有的手铐脚镣都锯开，只能锯断链条使她们的手足都能活动自如。在搭救她们时，她们都默不作声，他也一声未吭。

他为康淑姬锯断手铐时，她一直凝视着他的眼睛。他极力避开其视线埋头使用截铁器。她注视他的脖子，看到了镀金的链子，那是系着常平通宝的假金链。一切就绪后，他低声对她们说：

“时间紧迫，你们快走，快离开这儿。走得越远越好。以天上的星星为目标，向北走或向东走都行。遇到村庄别大意，躲藏一会儿便要继续上路。沿着下面这条小河走，很容易找到村庄。你们别走在一起，最好分散开各走各的。天一亮，发现你们不在这儿，他们会追捕你们的。他们有嗅觉很好的秋田犬，很容易找到你们。你们可以在走了一段路之后脱去鞋子，把衣服撕碎包住双脚再走一段路。然后，再穿上鞋子继续逃命。朔风刮得猛，一下子就会把你们的足迹填平。你们尽快离去吧！”

除了业已处于昏迷状态的那个女“木头”，其余的四个女人静静地听着。他叮嘱完毕，她们又沉默了一会儿。俄罗斯女人用很不熟练的日语问道：

“请问，您是谁？”

“别问这个啦！快跑吧！”

在他的催促下，她们走出了简易仓库。她们边走边仰首看着他。

“谢谢！”

“祝你们成功！”

康淑姬犹豫有顷才迈步。她走了几步，回过头说道：

“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您是……！”

“别说下去！快走吧！”

他捂住她的嘴，不让她说出想说的话。她大概已认出了他。她想，她怎么能认出蒙面的他呢？是听出了声音吧？而他说话时故意拿腔调变了声。当然，听过他说话的她，是易于辨出他的声音的。她踌躇有顷，踏上了逃命的征程。

四个女人都逃走之后，仓库里只剩下了那个无法动弹的中国女“木头”。

他看到她们从第二实验场旁边向山沟下面走去。她们脚上的铁链子的声响。他还能听得到，尽管它很低沉。等到她们的身影完全消失在黑暗之中后，他关上了仓库的大门。截铁器就放在仓库里。他在仓库大门外面，依照原来的样子上了门闩。走近一看，自然可以发现破绽，远远望去，却不易发觉。他察看四下，见绝无人影，便放心地向场部大楼走去。

走近场部大楼时，他拐向士兵宿舍。在士兵宿舍的走廊附近，他解下毛巾和包袱皮塞进口袋里，掏出了手套。他把皮手套埋在附近的坑里，用雪蒙上。然后，把套在皮靴外面的军靴脱下，扔到远处。把作案的一切痕迹处理好了之后，他走进士兵宿舍的走廊。从这儿拐过场部大楼的旁边，便可回到军官们住的宿舍。走廊的尽头有休息室。休息室里传出了军官们玩牌的声音。他掏出怀表一看：1时25分。距离早上起床还有六个小时。有六个小时，健壮的常人是可以走得很远的。然而，她们都是女人，被用作各种实验已精疲力尽，加上天冷雪大，唉！她们究竟能走得多远呢？能否真正逃出魔掌？

他向军官宿舍走去，边走边在琢磨：如果森川中尉已回寝室睡觉，该怎样解释自己的晚归。寒风凛冽的冬夜，在外面散步是说不过去的，杜撰其他借口也都难以自圆其说。就是说去上厕所啦，又怎能蹲那么久？一时实在想不出足以说服对方的借口，他不觉放慢了脚步。看来，只能寄希望于森川未回寝室还在休息室赌博了。但

是，能够如愿吗？

他慢慢地打开寝室的门。定睛一看，森川中尉果然还未回来。这真是令人放心的大幸。看来，森川是打算赌个通宵啦。他脱去军装，换上睡衣。他借着灯光检查军装，确认军装上没留下任何痕迹。他掏出毛巾挂到原来的地方，把包袱皮也放回原处。他洗净了手脚，又洗脸刷牙。从寒冷的外面回到温暖的寝室，他的脸孔顿时显得更加红彤彤。也许是刚才紧张与激动尚未完全消失吧，他脸上热烘烘，心也依然跳荡得很厉害。他躺在榻榻米房间里，边凝视天花板边抽烟，想到刚才所做的一切总算顺利无纰漏，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他像意外地挣脱了束缚的人一样，浑身舒坦十分惬意。

他又看了看手表：2时10分。四个女人现在走出多远了呢？今晚有月亮，该不会迷路的。小河的河面窄，又覆盖着雪，沿着小河走就行啦！一走出实验场的范围，就是辽阔的原野，应当不致有其他不测吧？此次逃走，弄不好便会闯下大祸，非成功不可。他边祝愿她们安然无恙边继续抽烟。他一支接一支抽着抽着，烟蒂堆满了烟灰缸，烟气弥漫于寝室里。

凌晨3点钟已过，他仍然难以成眠。他在想象着四个女“木头”到底走出了多远。他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悉，难以作出有把握的估计。他想起了朝鲜妓女康淑姬。正是因为她，他才想到要让“木头”们逃生。看来，她真是以为只因唱了《阿里郎》才被逮捕的。在“木头”暴动时，由于朝鲜语翻译官出差了，她不是曾当过几个小时的译员吗？他忘不了她边哭边翻译的楚楚可怜的模样。她曾问过他：她是因为唱了《阿里郎》而被捕的吗？他至今还未曾真正体会到其他民族的悲哀。而在认识她之后，他才感受到了她所属民族的悲痛。也许正是这种感受，才使他决心尽力让这几个女“木头”逃生。

“吉田大尉！您与我共眠是您生平第一次同异性欢度良宵？”

“是的。”

“真的？”

“真的！”

“哈哈哈哈！”

“笑什么？”

“笑我竟然得到了您的童贞。”

“那有什么可笑的？”

“您并不爱我？”

“怎么不爱？”

“您只是在床上爱我？”

“怎么能这样说呢？梅花，我是你接待过的第几个男人？”

“不知道。说实在的，我接待过的男人已经数不清了。而您，却是我真心喜欢的第三个男人。”

“真的吗？我为此感到荣幸。你所喜欢的第一个男人是谁？”

“他是为我梳过发髻的男人。”

“这是什么意思？”

“在妓女这个圈子里，把妓女第一次接客称为梳发髻。如果把两条辫子盘在头上插一个簪子，那就与结婚无异了。我接待的第一个男人是开城的商人。他专做人参生意，是个富商，当时，已经有了家室。”

“他一直喜欢你？”

“不！每次到新义州，他就来找我。后来，他再也没来找我！”

“第二个你喜欢的男人是谁呢？”

“一个在东京留学的学生。大学生与妓女，两者能相称吗？”

“相称？”

“哈哈哈！能合得来吗？”

“结果呢？”

“他很喜欢我。他明知我这种身分却很喜欢我。但是，他家里

的人坚决反对，我们不可能结婚。我虽然不得不与他分离，却真正喜欢上了他。除了他，我没喜欢过别的男人。没想到，现在又爱上了您这位日军军官。我们今后会怎么样，还得听从命运安排，但我确实喜欢您。”

“你怎么会喜欢我呢？”

“因为您允许我唱《阿里郎》。您与其他的日本军官不一样。”

“那么，我不是爱国者？”

“我想，这与您忠诚于国家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是吗？”

“是的！”

“我倒弄糊涂啦！”

“您不是把我国的钱币常平通宝佩戴在胸前吗？”

“那是护身之物，是我的母亲送给我的。”

“不管是怎么一种情况，我知道您总把常平通宝佩在身上，就喜欢上您啦！”

“不管怎么说，我得谢谢你。”

“不管怎么说，您并不爱我吧？”

“何必这么问我呢？”

“您既然不爱我，为何把坚守着的童贞给我呢？”

“不必这么想嘛！不要以为我是在给予你什么。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同女人接近，更没有机会同女人亲近。”

“我不信。您今年多大啦？”

“28岁！”

“28岁了，还说没有机会，这能成其为理由吗？这只能说是您洁身自好，您说我说得对不对？”

“是这样。”

“那您为什么并不爱我却又与我同床共枕呢？我可是妓女呀！”

“别问啦！没有什么理由！我只是喜欢梅花而已。”

“您不说实话！”

她倒在他的怀里。她认为他说喜欢她只是逢场作戏之言。她认为，他既不讨厌她也不喜欢她。然而，他对于她的质询无言以对。此时，他只是想对永山美子进行报复，却又深知自己的这种做法过于荒唐。

吉田大尉不断地边抽烟边回想，直到黎明时分仍无睡意。他以为自己再也睡不着了，没想到却又不知不觉地终于睡着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被惊醒了。森川中尉在军官休息室玩牌玩了一通宵又喝得很醉回到了寝室。中尉小心翼翼蹑手蹑脚想不惊动顶头上司，却反而歪歪斜斜倒在墙上弄出了很大的声响。

“对不起！班长！我把您惊醒啦！”

“没关系！赢了点儿吗？”

“真倒霉呀！口袋里所有的钱都输光啦！”

“你怎么喝得这样醉？”

“是喝多啦！输了钱，心里真窝火。对不起！我喝得过量啦！”

“没关系！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您上哪儿去了？”

森川中尉和衣而卧，边倒在榻榻米上边这样探问。他似乎疲乏已极。而吉田大尉被他这么一诘问却不能不骤然紧张。

“你问这个干嘛？”

“一点钟左右，我不想再赌，回到这里来过，而您却不在。您是不是上其他地方去玩牌了？”

“不！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一个人睡不着便又出去了，还是到吉村那儿玩牌去啦！”

“是不是因为我不在屋里，才使得你输了精光？”

“哈哈哈哈哈！”森川不禁大笑，说道：“班长！您放心吧！我不会要您赔我的赌本！”

森川中尉边笑边自言自语，一下子就鼾声大作。吉田大尉边听他打鼾边看窗外。天色欲曙。朔风已不再肆虐。窗外分外寂寥。像是晨雾弥漫，预示着新的一天会是相当晴好。呼啸了一个晚上的朔风不知消失到何处去啦，窗外传来的是百鸟的鸣叫。新的早晨是比较清新的，而放走女“木头”一事却占据着吉田幸文心坎深处的一角，使他不敢掉以轻心。

他看了看手表：早晨6时45分。窗外已有脚步声。从炊事班那儿传来了电风匣的呼叫声。还听得到汽车的引擎声。似乎是司机在努力启动发动机。天气太冷，引擎需要解冻。这一启动很费劲，司机的努力持续了很久。

吉田大尉在心里想着：女“木头”从简易仓库走失之事就要被发现啦！当然，也许会延宕到需要她们做实验材料之前。一想到这儿，他烦躁不安。他不能不对付的一个难题是：在他深夜作案时，森川中尉回到过寝室里。尽管森川中尉在和衣沉入梦乡之前对此未加深究，一旦听说女“木头”逃走，他必会有其想法和疑窦。

毫无疑问，女“木头”的逃逸是不可想象的。“木头”根本不可能逃离。尤其是在731部队的特别监狱里，“木头”可以说毫无逃走的可能。然而，一旦关押在像安达实验场这样的地方，由于是临时关押，“木头”们在被用作实验材料之前，并非完全没有逃走的机会。把“木头”关押在伪装得很好的简易仓库之后，三个看守本来是应当彻夜站岗以防不测的。然而，他们认为冬夜酷冷，在仓库外面站岗实在受不了，而仓库已上了铁门闩和大锁，女“木头”们又被戴上了手铐脚镣，还有铁链串在一起，她们要想逃走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如果有外人帮助，她们还是能够逃走的。

四个女“木头”从第二实验场简易仓库里逃走一案，使安达实验场负责人森本少佐吃惊非小。作为负责人，弄得不好，他是要负渎职之责受到惩处的。他当即命令部下采取一切非常措施追捕这四个女“木头”。

(二)

7点半钟开早饭。

40多个中级以上的官员和军官在军官食堂用膳。

有的军官还在谈论昨夜在休息室里的玩牌趣闻。

吉村班长等几个高级官员通宵未眠，清晨又未睡好，两眼充血红得够呛。吉村由于又大赢了一笔钱，高兴得微笑不止。

这时，特别班的一个看守匆匆奔入食堂，向正在用膳的森本少佐敬礼，报告道：

“少佐大人！昨天晚上，有四个女‘木头’逃跑了！”

他的声音很大，在食堂里进膳的军官们都听到了。刹那间，整个食堂鸦雀无声，连动汤匙的声音也听不到。军官们把视线集中到森本少佐与这个看守的身上。中留中佐坐在森本少佐的旁边。也注视着看守。

森本大声吆喝：

“你说什么？女‘木头’们逃走了？”

“是的！”

“你是负责看守女‘木头’们的看守？”

“是的！”

中留中佐开口道：

“说详细一些！这些女‘木头’怎么能逃走呢？”

“看来，是有外人协助！”

中留中佐问道：

“如此说来，是有敌人潜藏在实验场里？”

“不是！看来，好像是我们部队里的队员暗中做了手脚！”

森本神经质地反问：“你说是内部有人搞鬼？你亲眼看到了吗？是你的主观推测吧？”

“这些女‘木头’都关押在第二实验场旁边的简易仓库里，仓库铁门的大锁被锯断了。是有人用截铁器锯断锁眼把门打开，然后为女‘木头’锯开了脚镣手铐。”

“这是重大的案件！女‘木头’逃走固然值得追究，更严重的是有敌人潜入了安达实验场！”

森本少佐站了起来，呼喊正在一旁就餐的副官大山中尉。大山中尉慌忙扔下汤匙站起立正。森本少佐吼道：

“大山中尉！立即去宣布实验场处于非常戒备状态。将宪兵与步兵编成追捕队听候调遣。我去第二实验场的简易仓库瞧一瞧！”

森川少佐和中留中佐没吃完早餐就走出食堂。

大山中尉本想坐下吃完早餐再说，也许是感觉得到人们的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不禁笑了笑，站起身来。他相当肥胖，是个多吃多饮的大肚汉。他边站起来边将一块鱼肉塞到嘴里嚼个不住。军官们见他如此贪吃，不禁笑出声来。他离开食堂之后，军官们窃窃私语，边谈论边继续用完早餐。

吉村转动了一下红得充血的眼睛，说道：

“逃走了四五名女‘木头’？她们不都属于我这个班所有吗？他妈的！这些狗崽子！擅自提前把她们带到这儿，偏偏又看管不住，竟然让她们逃跑了？”

三井许六是吉村班的中级官员。他坐在对面的餐桌上用膳。听了班长的这番牢骚，他发表其看法说：“班长！不用担心！女‘木头’不有的是吗？”

早餐快用完时，一个宪兵下士慌慌张张奔入寻找防谍班的军官。吉田大尉与森川中尉把视线转向他。他对吉田大尉说：

“中留中佐让您立即去第二实验场的简易仓库！”

吉田大尉答道：

“知道了！”

这个宪兵快步走出食堂。食堂的门一开，外面的冷空气便席卷而入。院子里的积雪，使人们耀眼欲花。旭日尚未升入高空，也无大雾弥漫。天阴云低，灰蒙蒙的天宇使旷野显得沉闷。

吉田大尉和森川中尉用完早餐，用牙签剔着牙齿走出食堂。天气虽然不像夜晚那么冷，但一走到室外，仍觉得脸孔一下子被冻得硬梆梆的。森川中尉把皮帽扣到眼睛上，看了看吉田大尉一眼，说道：

“‘木头’逃走的事件已经发生三次了！但是，他们都没能逃出去，都失败了！”

“‘木头’怎么能逃走呢？”

“在 731 部队里，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即使能逃出特别监狱，也还在 12 号楼的范围内。这三次逃走事件，都发生在 731 部队的支部里。不是发生在送往做实验的途中，就是发生在支部简陋的牢房里。第一次，十个‘木头’打死三个看守，然后分头逃走。此事发生在牡丹江支部。十个‘木头’用石头砸死三个看守之后跳入了江水之中。宪兵队闻讯追捕，把他们都打死了，没有一个得以幸存。后来，加强了对‘木头’的监视，一出特别监狱，所有的‘木头’都戴脚镣手铐。”

“第二次逃走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

“第二次逃走事件发生在孙吴支部。为了以黑龙江为中心对苏联进行细菌战的实验，我们 731 部队把感染上了细菌的三个女‘木头’和三个男‘木头’带到了那里。我们让这些‘木头’扮成假夫妇在黑龙江里洗澡，然后去邻近的村庄走访。当然，我们派了穿便衣的士兵监视他们。然而，女‘木头’之中有一个俄罗斯姑娘长得十分漂亮，据说是俄罗斯的舞蹈家。也许是常练芭蕾舞所致吧，她的身段特别优美。那个从山沟里来的特别班看守被她的姿色迷住了。她把他引诱到农民的草堆里，他竟忘记了她已受到了细菌感染。这时，其他的‘木头’便趁机逃走了。他们游过黑龙江向俄罗斯边境逃

走，当即被我们的追捕队一一击毙。”

“把他们都打死了？”

“一个也没剩下。凡是想逃跑的‘木头’，一律当场击毙。”

“第三次逃跑事件发生在哪儿？”

“当时，我也在宪兵队，并且参加了追捕。我们让一个男‘木头’和一个女‘木头’感染上了黑死病菌之后，他们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把他们放到哈尔滨的傅家甸街上，这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中国人一见他们躺在街上，定会抬走他们并进行护理，而我们便可看出黑死病菌的传播过程。他们被我们放到街上后，只过了一个小时便不见了。我们不知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对整个傅家甸进行搜查也没找到他们。原来，男‘木头’装昏迷，伺机逃之夭夭，把女‘木头’也带走了。于是，731部队的宪兵队与哈尔滨宪兵队总部联合进行追捕。在石井大尉指挥下，我到傅家甸进行了搜查。”

他们边走边说，已看得到中留中佐与宪兵们在第二实验场旁边的简易仓库前面交谈。几个特别班班员在焦急地踱来踱去。

“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在傅家甸一家中国人开设的中药店里找到了他们。他们已病得不行了，却仍去中药店求治。我们找到他们时，他们已处于昏迷状态。我们当场打死了他们。”

“不用带回部队，就地处决了他们？”

“他们已经患上了黑死病，这种病很可怕，只能这样。当时，所考虑的是：是带回部队处置？还是就地处决？结果，由防疫班处决了！”

“是你开的枪？”

“不！部下前来报告说已找到了他们，石井大尉当即命令就地打死。部下传达了石井大尉的命令，在现场的宪兵和防疫班的班员一起对他们开了枪。”

吉田大尉走到中留面前立正敬礼：

“中佐大人！您找我们？！”

中留中佐说：“这个案件，由防谍班负责侦破！我们已经组成了追捕队追捕这几个女‘木头’，她们迟早必被捉获。看来，我们部队里有人是这个案件的同谋，你们必须尽快把他们查获。也许这个同谋犯已把我们部队的秘密提供给了敌人。有特务混入了部队，这才是更重大的案件。在安达实验场的办事人员，除了日本人，一律逮捕加以审讯。即使是日本人，每个士兵也要接受审查。”

“这儿的办事员都是日本人，非日本人的办事员一个也没有。设在平房的部队总部倒是有几个中国雇员。”

森川中尉抢先作了回答。

中留中佐看了看森川中尉，说道：

“你们好好查一查，看看有没有隐瞒国籍的异己分子？宪兵队将协助你们破案。”

吉田大尉问道：

“为何要审查日本士兵？”

“经过军犬闻味搜查，是有人先在器材仓库里盗走截铁器，然后锯断了仓库大门的锁眼，锯开女‘木头’们的手铐脚镣放走她们。作案后，此人逃回了士兵宿舍。”

“这儿的士兵与下级办事员共有 100 多名。如果一一加以审查，一下子恐怕查不过来。”

“只要抓住了逃走的这些女‘木头’，一加审讯，就能查出其同案犯。”

“你们以为这次追捕到了逃跑的女‘木头’，就不当场打死，而把她们带回来？”中留中佐对于吉田大尉的说法，当即神经质地加以否定。他说：“你怎么会提出这样愚蠢的质问？难道说，只有审讯女‘木头’们才能找到其同案犯的线索？”

“……”

“现在，同案犯究竟是一个、两个还是好几个，还没有弄清楚。这是我们部队在保安方面的一大失误。快把这些同案犯给我抓出